

国际 深度 2022菲律宾大选

菲律宾现场：独裁者回朝的阴霾下，反毒战受害者家属等了五年的一场葬礼

“这场大选关乎国家的未来，关乎这些受害家庭的公义，也是一场道德之战。”



其中一名“反毒战”受害者家属，在领回亲人的骨灰后泣不成声。摄影：周澄



周澄 (+)

特约撰稿人 周澄 发自菲律宾奎松市 | 2022-05-09

【编者按】5月9日是菲律宾大选投票日，已故独裁前总统马可斯的儿子，今年64岁的小马可斯（Bongbong Marcos）呼声甚高，极有可能成为下任菲律宾总统。小马可斯多次美化父亲在任时的高压统治，令公民社会担忧他的当选，很可能意味著戒严时期的历史将被洗白和篡改。另一边厢，唯一女性候选人罗贝多(Leni Robredo) 被许多盼望改革的菲律宾人视为今届大选的希望，她在基层掀起的“粉红浪潮”不容忽视。

在全球威权重临的今天，马可斯家族的卷土重来，是审视民主制度之脆弱，转型正义之艰难的契机。《端传媒》将在菲律宾现场，走访戒严黑暗时期的幸存者，即将面对政权洗白历史的文化工作者，支持与反对小马可斯的人们……拼凑出这场“历史诠释权之战”的模样。请持续留意《端传媒》报道。

“在这天，我们哀悼死者，也颂赞生命。我们必须停止杀戮，展开疗伤之旅。”菲律宾神父 Flaviano Villanueva 在母亲节这天的追思弥撒上如是说。这天，在马尼拉奎松市（Quezon）班乃大道一座小小的礼拜堂里，四位在 2016 年至 2017 年间死于总统杜特地（Rodrigo Duterte；又译杜特尔特、杜特蒂）铁血扫毒运动的受害人，其骨灰终于回到家属的手上。

此前，由于部份家属没有能力承担赎回遗体与安排殓葬的费用，死者遗体被临时存放于公众坟场，期限为五年。神父创办的“Aj Kalinga 基金会”辖下有一个专门支援法外处决受害人家属与受影响社群的项目，取名 Paghilom（菲律宾语“疗伤”之意），为这些家庭安排将遗体火化，并将骨灰交还及安排追思仪式，让死者重获尊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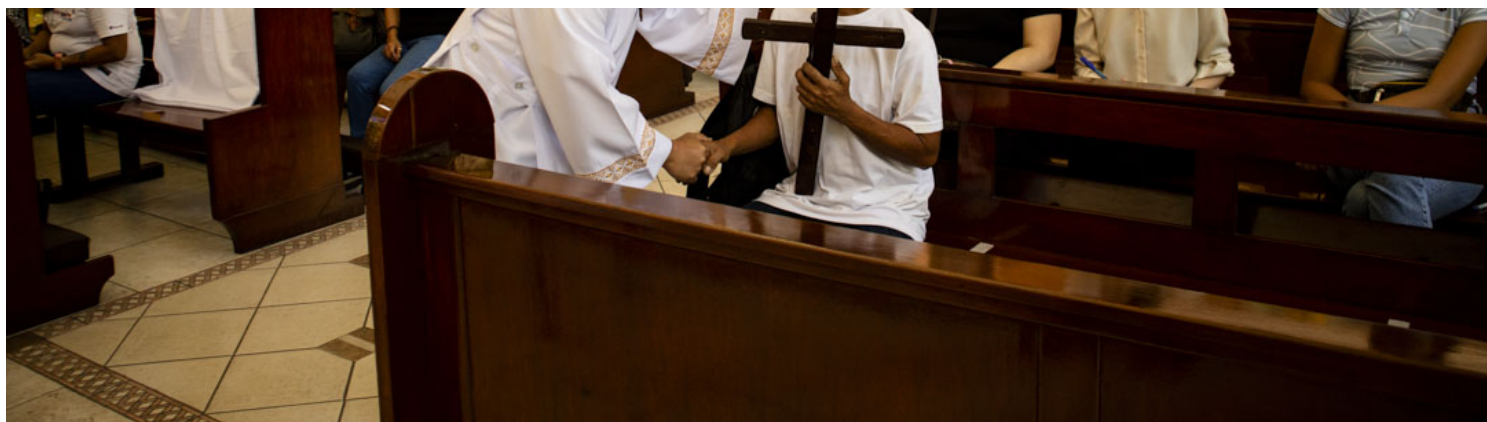


主持追思弥撒的神父 Flaviano Villanueva，在仪式前表示祈愿死者能重获尊严。摄影：周澄



追思弥撒在马尼拉奎松市一间小小的礼拜堂举行。摄影：周澄





追思弥撒开始前，Flaviano Villanueva 神父与其中一名受害者家属问好。摄影：周澄

其中一位出席追思弥撒的“反毒战”受害者遗孀 Lourdes De Juan 是七子之母，她的丈夫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在家中被破门突袭的警察击毙，头部与胸膛身中三枪。然而她向端传媒表示，当局发出的死亡证书竟将其死因列为“高血压”(hypertension)。由于付不起 3.5 万披索（约 5,244 港币）的殓葬费用，亡夫的遗体在过去五年一直安放公众坟场，每年 11 月 1 日，她也会携同家人拜祭。今天，她携同最年幼的两个儿子及亡夫的母亲一同出席弥撒。命案发生时，她最小的孩子仅得三个月大。

在杜特地于 2016 年中就任总统以来，跟 Lourdes 一样因“反毒”之名而失去至亲的不计其数。本年二月，菲律宾的官方统计指反毒行动的死亡数字至今只有六千多人，然而当地民间团体的纪录，显示至少有近 2.7 万至 3 万人被杀。





“反毒战”受害者遗孀 Lourdes De Juan 在领回亡夫的骨灰后，与最小的两名儿子拥抱。摄影：周澄



追思弥撒结束后，受害者遗孀 Lourdes De Juan 手持亡夫的骨灰，携两名年幼儿子及亡夫的年迈母亲，与主持仪式的神父和其他家属合照。摄影：周澄

Villanueva 神父于 2015 年创办基金会，原意是服务区内的基层大众与无家者，提供食物与教育援助。但到了2016年，眼见滥杀肆虐，他决意介入：“我相信向死者的遗孀们伸出援手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步，否则她们将会无家可归，因为被杀、被针对的往往都是一家的财政支柱。”他对杜特地施政下的暴行敢怒敢言，在过去几年间因此持续受到骚扰、恐吓、网上抹黑。“这好比我的早餐、午餐和晚餐。”神父淡然苦笑，说这已是寻常事。在 2019 年三月，他和另一位神父更被控以“有预谋煽动叛乱”罪名，司法程序目前尚在进行。

追思弥撒上，另一位神父 Robert Reyes 主持讲道，提醒追思弥撒选在今天举行的双重意义：这天既是母亲节，也是决定国家前路的大选日前夕。“独裁者二代”小马可斯（Bongbong Marcos）在民调上持续领先，令国内外的公民社会担忧，马可斯家族的政坛回归将意味著全面历史洗白工程的开端。如小马可斯当选，马可斯（指小马可斯之父Ferdinand Marcos）戒严时代的黑暗历史与人权侵害幸存者的故事，料将

面对更肆无忌惮的篡改、造假与攻击。

“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”Reyes 神父以《若望福音》第十章为喻，直指杜特地是摧毁律令与传统的“坏牧人”。“好牧人为羊舍命，然而杜特地从没捉拿过一个大毒枭，容让自己的儿子脱掉贩毒指控，却杀灭无名的大众。”这向弱者抽刃的滥杀却同时在民间得到部份人的狂热支持，“我无法接受这种洗脑，竟让人们认定杀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”

“这根本无关反毒；反毒只是一个延续杀戮、制造恐惧的借口，旨在令人在恐慌中陷入麻痹状态，不敢反抗。”他说，政府也藉疫情之便扩张这种军警式手段，自己的堂区里已有十二名信众在疫情期间被杀。同时，勇于直陈政府不义的神父与教职人员同样成为被针对、被诬告的对象，在 2017 至 2018 年间就有三位神父被杀，追究无从。



在追思弥撒上讲道的神父 Robert Reyes 安抚受害者家属。摄影：周澄

今年 44 岁的 Randy Delos Santos，是基金会的组织者之一。他的侄儿 Kian Delos Santos 之死曾经登上国际头条：当时年仅 17 岁的 Kian 在马尼拉某小巷中被枪杀，事后警方称死者涉毒并拒捕，警员乃因自卫而杀人。但后来，保安录像拆穿了警方的谎言，事件引起民愤，三名警员后来被控谋杀成立，成为“反毒战争”中的标志性案例。

毒战”开始以来的百例。

Randy 回忆，侄儿死后一两天，人权律师、时任副总统——亦即本次总统候选人罗贝多（Leni Robredo，亦有汉名林丽妮）就私下低调探访 Delos Santos 一家，全程没有传媒尾随拍摄，并承诺转介律师跟进，协助他们争取公义。然而，他说他们的成功案例此后没有带动更多追究责任的行动：“很多受害家庭要找公道是很难的，因为警方会不断骚扰这些家属，有时他们会被迫签署同意书，表明不会再立案追究。”

“全世界都知道这（马可斯）家族的历史和能力。戒严时期，菲律宾有很多人权侵害的受害人。这人（当总统）又怎能带给我们公义？”对这些家属来说，小马可斯的大热胜选，将会令本已荆棘满途的求真之路更加难行。

Villanueva 神父仍记得活在戒严令下的童年回忆。“父母会严厉地训诫我们不可外出，因为很多人就这样失踪。我 13 岁那年跟随父母出席悼念阿基诺二世的群众集会，三年后（马可斯倒台后）有份直捣马拉坎南宫。”

“这场大选关乎国家的未来，关乎这些受害家庭的公义，也是一场道德之战。”



四名“反毒战”受害者的骨灰瓮，分别刻有死者的姓名、出生与卒日。摄影：周潜

大选的终局与政治前景以外，不少家属感恩终于能有尊严地跟往生的至亲道别，盼愿此后能卑微地为家人的未来活下去。追思弥撒结束后，另一位捧著至亲骨灰的女士，在长椅席上泣不成声。她身旁穿红裙的小女儿一脸率真懵懂，似乎对此有点不知所措。Randy 解释：“她在尝试向小女孩解释爸爸在骨灰瓮里，但小女孩不是完全能明白。”

Lourdes 的丈夫生前以为回收工厂收集废弃塑胶维生。如今在基金会的奖学金计划支持下，她其中一个现年 17 岁的儿子正计划报读大学。“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梦想。希望他日后能帮助弟妹。”